

龍飛御天歌 卷第十

RACK

BOOK

74

~~4/2/93~~

~~4/2/93~~

Y. 10

Chip

S. 4

v. 10

龍飛御天歌卷第十

臣下一말아니드려正統애有心호리라草木이
軍馬一등뵈니이다

님금말아니듣조방
嫡子入一無禮호리라
그해軍馬一보니이다

弗聽臣言有心正統山上草木化為兵衆

弗順 君命無禮 嫡子城中街陌若填騎士街四

也。陌。莫白切。市中街曰陌。填。塞也。滿也。騎。去聲。

秦王苻堅會群臣于太極殿議曰自吾承業垂三

十載。四方略定。唯東南一隅未霑王化。

東晉都建康。故謂之

東南一隅今略計吾士卒可得九十七萬。吾欲自將以

討之。何如。

將。即亮切。下並同。

尚書左僕射權翼曰。昔紂為

無道。三仁在朝。武王猶為之旋師。

射。音夜。下並同。論語。微子去之。

箕子為之奴。比干諫而死。孔子曰。殷有三仁焉。三
人之行不同。而同出於至誠惻怛之意。故不啻乎
愛之理。而有以全其心之德也。朝。馳遙切。下並同。為。去聲。
今晉雖微弱。未有太

惡。謝安桓冲皆江表偉人。君臣輯睦。內外同心。以

臣觀之。未可圖也。

安。字安石。冲。字幼子也。表。外也。偉。奇也。大也。輯。和也。堅。嘿。

然良久曰。諸君各言其志。

嘿。與默同。

太子左衛率石越

曰。今歲鎮守斗。福德在吳。伐之必有天殃。歲木星也。鎮二

星。一名地侯也。居其宿曰守。斗。南斗也。斗。牛女。吳越揚州分也。福德。一曰德星。即歲星也。所在其國

有福。故曰福德也。在吳。謂在吳分也。殃。禍也。且彼據長江之險。民為之

用。殆未可伐也。魏文帝伐吳。臨江見江濤洶湧。歎曰。固天所以限南北也。堅曰。

昔武王伐紂。逢歲違卜。天道幽遠。未易可知。荀子曰。武

王之誅紂也。東面而迎太歲。註。迎。謂逆太歲也。尸子曰。武王伐紂。魚辛諫曰。歲在北方。不可北征。武

王不從。史記。武王將伐紂。卜龜兆不吉。風雨暴至。群公盡懼。唯太公彊之勸武王。武王遂行。易。啟

切。下。並同。夫差。孫皓。皆保據江湖。不免於亡。夫差。吳王闔閭子也。

卒為越所滅。孫皓。吳主。權之孫也。為晉武所擒。今以吾之眾。投鞭於江。足

斷其流。又何險之足恃乎。對曰。三國之君皆淫虐

無道。故敵國取之。易於拾遺。三國之君謂紂。今晉夫差。孫皓也。

雖無德。未有大罪。願陛下且案兵積穀。以待其釁。

於是群臣各言利害。久之不決。堅曰。此所謂纂室

道旁無時可成。吾當內斷於心耳。詩曰。如彼纂室。于道謀是用不

潰于成。註。如將纂室而與行道之人謀之。人人得為異論。其能有成也哉。群臣皆出。獨

留陽平公勰。謂之曰。陽平。輔郡也。勰。堅之季弟也。封為陽平公。自古定

大事者。不過一二臣而已。今衆言紛紛。徒亂人意。

吾當與汝決之。對曰。今伐晉有三難。天道不順。一

也。晉國無釁二也。我數戰兵疲民有畏敵之心。三

也。數音朔

群臣言晉不可伐者皆忠臣也。願陛下聽

之。堅作色曰。汝亦如此。吾復何望。

復扶又切。下同。

吾彊

兵百萬資仗如山。吾雖未為令主。亦非闇劣。乘累

捷之勢擊垂亡之國。何患不克。

令善也。闇與暗同。劣弱也。

豈可

復留此殘寇。使長為國家之憂哉。

殘寇謂晉也。

韞泣曰。

晉未可滅。昭然甚明。今勞師大舉。恐無萬全之功。

且臣之所憂不止於此。陛下寵育鮮卑羌羯。希滿

畿甸。

鮮卑。即慕容垂之族。羌。即姚萇之族。羯。居謁切。羯。即石勒之族也。

此屬皆我

之深仇。太子獨與弱卒數萬留守京師。臣懼有不

虞之變。生於腹心肘掖。未可悔也。

肘。陟柳切。臂節也。掖。在肘後。

臣之頑愚。誠不足采。王景略一時英傑。陛下常比

之諸葛武侯。獨不記其臨沒之言乎。堅不聽。

采。取也。景

略。猛字也。初堅招猛。一見如舊友。語及時事。堅大

悅。自謂如玄德之遇孔明也。猛寢疾。堅親至。猛第

視疾。訪以後事。猛曰。晉雖僻處江南。然正朔

相承。上下安和。臣沒之後。願勿以晉為圖。

於是

朝臣進諫者衆。堅曰。以吾擊晉。校其彊弱之勢。猶

疾風之掃秋葉。而朝廷內外皆言不可。誠吾所不

解也。

校。計校也。解。曉也。

太子宏曰。今歲在吳分。又晉君無

罪。若大舉不捷。恐威名外挫。財力內竭。此群下

以疑也。

歲。即歲星也。分去聲。

堅曰。昔吾滅燕。亦犯歲而捷。天

道固難知也。

初。堅使王猛伐燕。燕曰。徒喪民中。亂

得歲而吳伐之。卒受其禍。今福德在燕。秦雖得志。而燕之復建。不過一紀耳。秦滅六國。

六國之君。豈皆暴虐乎。冠軍京兆尹慕容垂言於

堅曰。弱併於彊。小併於大。此理勢自然。非難知也。

以陛下神武應期。威加海外。虎旅百萬。韓白滿朝。

而最爾江南。獨違王命。豈可復留之。以遺子孫哉。

冠。古玩切。冠軍。即冠軍將軍也。韓。韓信。白。白起也。起。事秦昭王。善用兵。料敵合變。出奇無窮。聲震天

下。叢。徂。外切。詩云。謀夫孔多。是用不集。陛下斷自小也。遺去聲。

聖心足矣。何必廣詢朝衆。

詩小雅小旻之篇也。集成也。謀夫衆則是非相

奪而莫適所從。故所謀終亦不成也。詢咨也。

晉武平吳所仗者張杜二

三臣而已。若從朝衆之言。豈有混壹之功乎。

武帝名炎。

昭之子也。魏元帝咸熙二年。受禪即帝位。都洛陽。至太康元年。平吳。天下一統。仗。憑倚也。張杜。謂張華。杜預也。征南大將軍羊祜。請伐吳。晉主深納之。議者多有不同。賈充。荀勗。馮統。尤以為不可。唯尚書杜預。及中書令張華。與晉主意合。贊成其計。堅大悅曰。與吾共定天下

者。獨卿而已。賜帛五百匹。堅銳意欲取江東。寢不

能旦。融諫曰。知足不辱。知止不殆。自古窮兵極武。

未有不亡者。

老子曰。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可以長久。註。惟知足者不至於自辱。知止者

不至於危殆。如此而後。可以長久。

且國家本戎狄也。正朔會不歸

人。

苻氏。本氐人。故曰戎狄也。正者。始也。改也。言萬物改更而始。又明王者法之為政。故以正為名

也。朔者。蘇也。革也。言物至三微之月。革而復蘇。故謂之正朔也。凡易姓而王。必改正朔者。明受之於

天地。受之於人。示不相襲也。夏建寅為人正。商建丑為地正。周建子為天正。秦之建亥。非三統也。而

漢因之。一說。夏建寅為正。平明為朔。商建丑為正。雞鳴為朔。周建子為正。夜半為朔。至秦改用十月

為正。亥時為朔焉。會。要也。言大要。中國正朔相傳。不歸夷狄也。江東雖微弱僅存。

然中華正統。天意必不絕之。

傳曰。君子大居正。又曰。王者大一統。正者。

所以正天下之不正也。統者。所以合天下之不一也。居天下之正。合天下於一。斯正統矣。堅曰。

帝王曆數豈有常邪。惟德之所在耳。

曆數者。帝王相繼之次第。

猶歲時氣節之先後也。邪。通作耶。下同。

劉禪豈非漢之苗裔邪。終為

魏所滅。汝所以不如吾者。正病此不達變通耳。

劉禪。

昭烈之子也。魏元帝景元四年。降魏。封安樂公。漢遂亡。苗。草根所生。裔。衣裾之末。故遠末之孫。謂之

苗裔。堅素信重沙門道安。

沙門。僧也。精於其道者。號曰沙門。

群臣使

道安乘間進言。

間。去聲。

堅與道安同輦遊于東苑。堅

曰。朕將與公南遊吳越。泛長江。臨滄海。不亦樂乎。

將。如字。樂。音洛。

安曰。陛下應天御世。居中土而制四維。自

足以比隆堯舜。何必櫛風沐雨。經略遐方乎。

前漢司馬。

相如傳云。六合八方。顏師古曰。四方四維。謂之八方。東南維。西南維。東北維。西北維。是也。擲。側瑟切。梳也。擲風沐雨。謂以久雨為沐浴。以疾風為䟽也。梳也。一說。言衝疾風而梳頭。冒驟雨而沐髮也。且

東南卑濕。沴氣易構。虞舜遊而不歸。大禹往而不

復。何足以上勞大駕也。

沴音戾。妖氣也。五行之氣相克勝。則為沴氣。構。結也。

虞舜南巡狩。崩于蒼梧之野。復如字。禹東巡狩。至于會稽而崩。

堅曰。天生烝民。而

樹之君。使司牧之。朕豈敢憚勞。使彼一方。獨不被

澤乎。

烝。衆。樹。立。牧。養也。

必如公言。是古之帝王。皆無征伐

也。道安曰。必不得已。陛下宜駐蹕洛陽。遣使者奉

尺書於前。諸將總六師於後。彼必稽首入臣。不必

親涉江淮也。堅不聽。

使去聲。將。即亮切。

堅所幸張夫人諫

曰。妾聞天地之生萬物。聖人之治天下。皆因其自

然而順之。故功無不成。是以黃帝服牛乘馬。因其

性也。

易曰。服牛乘馬。引重致遠。以利天下。蓋取諸隨。服。駕也。置牛於箱下。以牽車也。上古牛未

穿。馬未絡。至是始服乘之也。言因牛馬之性。故可引重而致遠也。

禹濬九川。障九

澤。因其勢也。

書曰。九川滌源。九澤既陂。四海會同。濬九川。謂九州之川。濬滌泉源而無

壅遏也。障九澤。謂九州之澤。已有陂障而無決潰也。言因高下之勢。故滌源而陂澤也。

后稷

播殖百穀。因其時也。

播。布也。殖。音植。生也。言因天時而播植。則百穀成也。

湯

武率天下而攻桀紂。因其心也。

言因人心而用兵。則天下服也。

皆

有因則成。無因則敗。今朝野之人。皆言晉不可伐。

陛下獨決意行之。妾不知陛下何所因也。書曰。天

聰明自我民聰明。天猶因民。而况人乎。書。虞書皋陶謨也。言

天之聰明。非有視聽。因民之視聽。以為聰明也。妾又聞王者出師。必上觀

天道。下順人心。今人心既不然矣。請驗之天道。諺

云。雞夜鳴者。不利行師。犬群嗥者。宮室將空。兵動

馬驚。軍敗不歸。諺。俗語也。嗥。手刀切。咆也。自秋冬以來。眾雞夜

鳴。群犬哀嗥。廐馬多驚。武庫兵器自動。有聲。此皆

非出師之祥也。堅曰。軍旅之事。非婦人所當預也。

堅幼子中山公說最有寵。亦諫曰。臣聞國之興亡。繫賢人之用捨。今陽平公國之謀主。而陛下違之。晉有謝安桓冲。而陛下伐之。臣竊惑之。堅曰。天下

大事。孺子安知。

孺子。稚子也。安。何也。

堅下詔大舉伐晉。

下。去聲。

民每十丁。遣一兵。其良家子年二十已下。有材勇

者。皆拜羽林郎。又曰。其以司馬昌明為尚書左僕

射。謝安為吏部尚書。桓冲為侍中。勢還不遠。可先

為起第。

昌明。東晉孝武帝字也。勢還不遠。謂以勢言之。克晉之期。近在旦夕。還師不遠也。為。

去聲。第。宅也。

良家子至者三萬餘騎。拜秦州主簿趙盛

之為少年都統

騎去聲下並同少詩照切下同都統官名起於此

是時朝

臣皆不欲堅行獨垂兗州刺史姚萇及良家子勸

之

魯郡瑕丘縣舊置兗州

萇言於堅曰鮮卑羌虜我之仇讎

常思風塵之變以逞其志所陳策畫何可從也

慕容

垂鮮卑也姚萇羌也其國皆為秦所滅雖曰臣朕其實仇讎後秦地果為二族所據

良家少

年皆富饒子弟不閑軍旅苟為諂諛之言以會陞

下之意耳

閑習也會合也

今陛下信而用之輕舉大事

臣恐功既不成仍有後患悔無及也堅不聽遣融

督張蚝垂等步騎二十五萬為前鋒

蚝七吏切

以萇為

龍驤將軍督益梁州諸軍事。

驤。思將切。將。即亮切。下並同。堅謂

萇曰。昔朕以龍驤建業。未嘗輕以授人。卿其勉之。

左將軍竇衡曰。王者無戲言。此不祥之徵也。堅默

然。苻健之入關也。夢天神遣使者。朱衣赤冠。命拜堅為龍驤將軍。健翌日為壇於曲沃以授之。健

泣謂堅曰。汝祖昔受此號。今汝復為神明所命。可不勉之。堅後以龍驤將軍即帝位。泰始五年。罷鎮

軍將軍。復置左右將軍。周成王與其弟叔虞。荆桐葉為珪。戲曰。吾以此封若。史佚請擇日。王曰。吾與

之戲爾。史佚曰。天子無戲言。言則史書之。禮成之。樂歌之。遂封叔虞於堯之故墟。曰唐侯。慕容

紹言於垂曰。主上驕矜已甚。叔父建中興之業。在

此行也。中。去聲。垂曰。然。非汝誰與成之。堅發長安。

戎卒六十餘萬。騎二十七萬。旗鼓相望。前後千里。

堅至項城。涼州之兵始達咸陽。蜀漢之兵方順流

而下。幽冀之兵。至于彭城。東西萬里。水陸齊進。運

漕萬艘。

秦蓋置涼州於天水界。前漢扶風渭城縣。秦之咸陽也。後漢晉省。石勒更名是郡。蓋

永嘉之後。群胡所置也。下。去聲。幽冀二州名。晉氏南渡。僞置彭城郡於晉陵界。融等兵三

十萬。先至潁口。

潁口。謂潁水入淮之口也。潁水出陽城縣。陽乾山。東至下蔡入淮。

晉孝武詔以尚書僕射謝石為征虜將軍。征討大

都督。

晉孝武帝名曜。簡文帝之子也。

以徐兗二州刺史謝玄為前

鋒都督。與輔國將軍謝琰。西中郎將桓伊等衆共

八萬拒之。

琰以并切。晉志曰。四中郎將。並後漢置。武帝以來。四中郎將。或領刺史。或持節。

為使龍驤將軍胡彬。以水軍五千援壽陽。

壽陽。即壽春。晉

避簡文鄭太后名。改曰壽陽。

融等攻壽陽克之。垂拔鄖城。

鄖。音云。江

夏雲杜縣東南。有鄖城。古漢南國。

彬聞壽陽陷。退保硤石。

硤。轄夾切。硤石。

州名。淮水東過壽春縣北。右合肥水。又北逕山峽中。謂之峽石。對岸山上。結二城以防津要。

進攻之。秦衛將軍梁成等帥衆五萬屯于洛澗。柵

淮以遏東兵。

帥。讀曰率。下並同。洛澗。上承死馬塘水。北歷秦墟下注淮。謂之洛口。編木

為營寨。曰柵。

玄石等去洛澗二十五里而軍。憚成不敢

進。彬糧盡。潛遣使告石等曰。今賊盛糧盡。恐不復

見大軍。秦人獲之。送於融。融馳使白堅曰。賊少易

擒。但恐逃去。宜速赴之。

使去聲。下並同。復扶。又切。下同。少如字。

堅乃

留大軍於項城。引輕騎八千。無道就融於壽陽。

無道。

謂倍道無行。

遣尚書朱序來說石等。以彊弱異勢。不如

速降。

序本晉梁州刺史。鎮襄陽。陷於堅。堅為尚書後歸晉。拜龍驤將軍。琅邪內史。說音稅。降。胡

江切。序私謂石等曰。若秦百萬之衆盡至。誠難與為

敵。今乘諸軍未集。宜速擊之。若敗其前鋒。則彼已

奪氣。可遂破也。石聞堅在壽陽。甚懼。欲不戰以老

秦師。瑛勸石從序言。遂遣廣陵相劉牢之帥精兵

五千趣洛澗。未至十里。廣陵縣名也。相去聲。或阻

澗為陳以待之。斗之。直前渡水。擊成大破之。斬成。

又分兵斷其歸津。陳讀曰陣。秦步騎崩潰。爭赴淮水。士

卒死者萬五千人。執秦揚州刺史王顯等。盡收其

器械軍實。於是石等諸軍水陸繼進。堅與融登壽

陽城望之。見晉兵部陣嚴整。又望見八公山上草

木皆以為晉兵。顧謂融曰。此亦勦敵。何謂弱也。撫

然始有懼色。八公山在安豐壽春縣北。世傳淮南王安好禪仙。忽有八公皆鬚眉皓素。

詣門求見。門者曰。吾王好長生。今先生無駐衰之術。未敢以聞。八公皆變成童。遂立廟於山上。撫音。

武。悵然。秦兵逼肥水而陳。晉兵不得渡。陳。讀曰陣。下並同。肥

水。出九江。成德縣廣陽鄉西。西北入芍陂。又北過壽春縣北入于淮。玄遣使謂融曰。

君懸軍深入。而置陳逼水。此乃持久之計。非欲速

戰者也。若移陳少却。使晉兵得渡。以決勝負。不亦

善乎。却。退也。使。如字。秦諸將皆曰。我衆彼寡。不如遏之。使

不得上。可以萬全。上。上聲。堅曰。但引兵少却。使之半

渡。我以鐵騎蹙而殺之。蔑不勝矣。蹙。迫也。融亦以為

然。遂麾兵使却。秦兵遂退。未可復止。玄。琰。伊等引

兵渡水。擊之。融。馳騎略陳。欲以帥退者。馬倒為晉

兵所殺。秦兵遂潰。玄等乘勝追擊。至于青崗。秦兵

大敗。自相蹈藉而死者。蔽野塞川。

青崗在安豐軍去壽春三十里。

藉。慈夜切。言敗兵自相蹈踐枕藉而死也。

其走者聞風聲鶴唳。皆以為

晉兵且至。晝夜不敢息。草行露宿。重以飢凍。死者

什七八。

唳。力霽切。鳴也。草行者。涉草而行。不敢由路。露宿者。宿於野次。不敢入人家。皆懼追

兵也。重。直龍切。

初。秦兵少却。序在陳後。呼曰。秦兵敗矣。

呼。火

故切。衆遂大奔。序因奔晉。獲堅所乘雲母車及儀服。

器械軍資珍寶畜產。不可勝計。

晉制。以雲母飾犢車。臣下不得乘。以

賜王公耳。雲母。生山石間。作片成層。可析。明滑。光白者為上。畜。許救切。

堅中流矢。單

騎走至淮北。飢甚。民有進壺飧豚髀者。中。去聲。壺。壺漿也。飧。

音孫。熟食曰飧。水洗飯也。髀。音陞。股也。堅食之。賜帛十匹。綿十斤。辭。

曰。陛下厭苦安樂。自取危困。樂。音洛。臣為陛下子。陛

下為臣父。安有子飼其父而求報乎。弗顧而去。音飼。

也。飼。食。堅謂張夫人曰。吾今復何面目治天下乎。潛

然流涕。潛。所。蠡。所。版。所。晏。三。切。涕。流。貌。

奉化君鄭道傳。宣城君南閭等。謀欲擅權。貪立幼

孽。多樹黨。與將欲去諸王子。奉化。本高句麗古斯馬縣。新羅改王。

馬。為柰靈郡領縣。高麗改奉化。顯宗屬吉州任內。恭讓王始置監務。太朝因之。太宗十三年。改。

縣監。別號鳳城。其山鎮曰文殊。今屬慶尚道。去口舉切。

密啓請依

中朝諸

皇子封王之例。分遣諸王子於各道。

朝。馳遙切。

太

祖不答。謂

太宗曰。外間之議。汝輩不可不知。宜

諭諸兄戒慎之。道傳等屢請之。太祖終不聽。卜

者安楨曰。世子異母兄。有天命者非一。

楨。多連切。道傳

聞之曰。即當除之。何患乎。義安君和知其謀。密告

太宗。太祖寢疾。道傳等託議

移御事。

車駕徙居他所。

謂之召

王子入內。欲因以作亂。令其黨在內謀

之。令。平聲。下同。

道傳等聚於闇之妻家以應之。前叅贊

門下府事李茂亦其黨也。盡以其謀潛洩於太

宗。太宗盡知之。時太宗與諸兄恒宿於勤政門

外。景福宮有勤政殿。受朝之所。其前門曰勤政門。元敬王后與弟將軍

無疾議遣奴金小介。同。請。太宗。將即亮切。下同。小介。奴名。

介曰。與諸君同處。何辭以請。處。昌呂切。后曰。汝以我

肖腹卒痛奔告。則公當速來矣。卒。讀曰粹。下同。尊稱曰公。小

介奔告之。和贈以清心蘇合等藥。曰。宜速往治之。

清心圓。蘇合圓。皆成藥名也。太宗即還邸。與后及無疾鼎

立。密語良久。后涕泣執太宗之衣。固請勿詣

闕。太宗曰。豈可畏死。且諸兄皆在禁中。不可不

使知之。乃拂衣而出。禁中者。門戶有禁。非侍御者不得入。故曰禁中。后

追及戶外曰。慎之。慎之。后與弟大將軍無咎及

無疾謀之。其仗鞍馬皆潛整備。為應變計以待之。

太宗既至闕。有小宦自內出曰。王子盡入內。欲

為避方之事。疾病者避居他所。俗謂之避方。太宗聞之。佯如廁

思之。也。如。往也。恭靖大王以祈禱事齋宿于昭格殿

故不在闕。昭格殿。醮祭星宿之所。在京城北部嘉會坊。蓋安君芳毅懷

安君芳幹。上黨君李伯卿追呼曰。靖安君靖安。

君將若何。呼。火故切。將。如字。

太宗止之曰。何聲之高也。

又曰。無計奈何。與芳毅芳幹伯卿走出迎秋門。以

數十人立光化門外。以待天命。景福宮宮城門。東曰建春。西曰迎秋。

南曰光化。芳碩之黨欲出軍。令軍士奉尤良登城覘之。

則自光化門至南山。鐵騎彌滿。彼懼不敢出。時人

以為神助。奉。姓也。南山。即木覓山也。在國都之南。騎。去聲。下同。道傳閻等皆

伏誅。初道傳等嗾散騎卞仲良上疏請罷諸王

子兵權。至再三。太祖不允。上。上聲。後命罷諸王

子所管兵。太宗盡燒營中軍器。及變作事出倉

卒。倉。千剛切。倉。卒。勿遽貌。

太宗出迎秋門。專藉。后所備

兵仗。藉。慈。夜切。諸君皆不得匹馬寸兵。亦資。后所備

兵仗。及。太宗即位。封。王妃冊文有曰。能決策

而提甲。稱成定。社之功。茲獲紹於丕圖。亦多資

於內助。後。太宗覽高麗史柳氏事。謂我。殿下

曰。定。社之日。汝。母后贊謀甚多。且與諸弟。整

備甲兵。以待之。比之柳氏提甲。厥功尤重矣。柳氏提甲

事。見下第
一百八章

右第九十八章

아조미를저하샤讓兄兄指宋王也「브들니신도」討賊之功

놀미르시리兄指宋王也 賊指諸韋也

朝臣을거스르샤讓兄「브들니신도」定社之

聖人기.누아니오승_리朝馳遙切下同

載畏嬭氏讓兄意懷討賊之功伊誰云推嬭式荏切 俗謂叔母

曰嬭。嬭氏指太平公主也。讓兄意懷。謂懷讓兄之意也。推。通回切。

載拒朝臣讓兄意遂定社之聖孰不來至

載畏嬭氏事見上上第七十章也

太宗平定鄭道傳之亂時人皆欲請於太祖以

為世子。太宗固讓請以恭靖大王為世子。

恭靖大王曰。當初建義開國。至於今日之事。皆是

靖安之功。我不可為世子。太宗讓益固。恭靖

大王曰。然則我當有以處之。

處昌呂切。下並同。及

恭靖

大王即位後。南在於闕庭。大言曰。即今當立靖

安君為世子。茲事不可緩也。太宗聞之。大怒叱

責之。恭靖大王無嗣。時人皆心擬太宗為世

子。

擬者。準擬揣度而待也。

知中樞院事朴苞。自以為定

社功多。反居諸臣之下。怏怏不平。

怏怏。志不滿也。

謂人曰。

李茂雖與定社之列而功不滿於人心且反

覆難測與讀曰預太宗聞之以啓命流苞于竹州

苞銜之未幾召還竹州本高句麗皆次山郡新羅改為介山高麗改竹州成

宗置團練使後屬廣州任內明宗始置監務本朝太宗十三年改為竹山縣監別號陰平或稱

延昌今屬京畿道街舍也苞抵懷安若芳幹第舍在心以為過也幾居豈切

為博戲抵至也第宅也博局戲也是日適有雨苞曰古人云冬

雨損道兵交於市宜慎之損傷也時赤侵見侵七林子鳩二

切侵氣也言天人精氣相動也見賢遍切苞又詣其第告曰天有妖氣

宜慎處之曰何以處之苞曰不典兵謹出入整衣

冠重行止。如前朝諸王之例。斯乃上策。

典主也。朝馳遙切。

曰。更言其次。苞曰。逃之荆蠻。如泰伯仲雍。其次也。

泰伯仲雍事。見上第八章。

曰。又言其次。苞曰。

靖安君兵強衆

附。且以上黨之弟為壻。公之兵弱。危若朝露。不如

擊以去之。

上黨即清州也。上黨君李夔弟伯剛。尚太宗女貞順公主。封清平府院君。朝露。

易晞言不久也。去。口舉切。

芳幹信而從之。欲請

太宗至其家。

因作亂。

太宗將往。疾忽作不果。宦者姜仁富判

校書監事。李來皆芳幹姻族也。見二人言發兵之

意。來驚曰。公聽小人之讒。欲害骨肉。何可忍聞。况

靖安君有大勲於王宰。開國定社。誰之

力也。芳幹忿然不悅。仁富跪而接手曰。願公勿為

之。

按。奴未切。按手。而手相切摩也。

來曰。如此則公得大逆之名矣。

來出即以告。

太宗曰。狂躁如是。宜備之。

躁則到切。擾也。

疾也。

芳幹起。其義安君和先山君天祐詣

太宗邸。

直入寢室。告變。請舉兵應之。

太宗涕泣固拒。不

出曰。吾何顏見外人乎。和天祐泣而固請。亦不從。

即使人於芳幹。諭以大義。請釋憾相見。

釋。捨也。憾。胡紺切。恨。

也。芳幹怒曰。吾志已定。何可更回。

回。轉也。

和白

太

宗曰。芳幹凶險已極。事勢至此。豈可守小節。不顧

宗社大計乎。太宗猶固拒不出。和力挽。太宗

出于外廳。天祐抱。太宗和被之以甲。擁逼上馬。

挽。引也。擁。抱也。持也。逼。迫也。上。上聲。

太宗使人啓。恭靖大王曰。

宜命固守闕門。以備非常。時功臣獨苞與花山君

張思吉外。皆從之。文武之士亦多歸焉。花山。即安東府。芳

幹敗走。人心憤激。乘勢逐北。兵鋒甚銳。太宗恐

芳幹遇害。親自連呼。勿犯吾兄。且使人傳諭之。由

是芳幹得免。呼。火故切。太宗駐馬放聲痛哭。大小軍

士皆泣。芳幹下馬曰。誘我者朴苞也。苞伏誅。下。去聲。

先是書雲。觀啓曰。昨昏赤祲見于西北。宗室中當

有猛將也。先。去聲。觀。古喚切。見。賢遍切。將。即亮切。士大夫皆屬目

太宗焉。八日而亂作。屬。音燭。猶注也。翌日。參贊門下府事

河崙等請曰。夢周之亂。若無靖安君。大事幾不

成。幾。平聲。夢。周事。見上第十二章。道傳之亂。若無靖安君。亦安

有今日乎。且以昨日之事觀之。天意人心。亦可知

也。請立靖安君為世子。恭靖大王曰。卿等之

言甚善。遂命以太宗為世子。及太宗即位。

群臣固請誅芳幹。太宗終不聽。且不絕屬籍。屬籍

宗屬之籍也我殿下即位。政府臺諫上疏請誅。累月

不已。至有先發後聞之議。上。上聲。聞。去聲。賴太宗戒囑

丁寧。竟保天年。囑。止屬切。付也。丁寧。屬付。諄復也。

右第九十九章

물우희龍이江亭을향하심다。天下一定호르니지

르샷다

집우희龍이御床을향하심다。寶位를실느니지

르샷다

水上之龍向彼江亭。迺是天下始定之徵。

徵驗也。

殿上之龍向我。

御床。迺是寶位將登之祥。

宋太祖從周世宗征淮南。戰於江亭。有龍自水中。

向太祖奮躍。識者驚異。以為出潛之兆。○亳州人

陳搏。

亳州。漢為譙縣。魏為譙郡。後周置亳州。搏。徒官切。搏。字圖南。周世宗賜號白雲先生。宋太

宗賜號希夷。

負經綸之才。歷五季。亂離。游四方。志不遂。

入山隱居。

經綸。皆治絲之事。經者理其緒而分之。綸者比其類而合之也。五季。謂五代季。

世自晉以後。每聞一朝革命。輦蹙數日。人有問者。

瞪目不答。

朝。馳遙切。蹙。毗賓切。眉蹙也。蹙。促也。瞪。澄應切。直視貌。

嘗乘白驢。

從惡年少數百欲入汴州中途聞宋太祖登極大

笑墜驢曰天下自此定矣

從才用切少詩照切極天位也剪燈餘話曰五

代之亂古所未有。不有英雄起而定之。則亂何時而已乎。圖南窺見其幾。有志大事。往來關洛。豈是浪遊。及聞趙祖登極。墜驢大笑。故有屬猪人已著黃袍之句。就巳字觀之。蓋可見矣。既而拂袖歸山。白雲高卧。野花啼鳥。春色一般。遠引高騰。不見痕迹。所謂寓大巧於至拙。藏大智於極愚。天下後世知其為神仙而已矣。知其為隱者而已矣。孰得而窺其奧奧。

太宗在松都楸洞

○ ㄣ ㄣ

潜邸

楸雌由切梓也邸在中部南溪坊俗號楸

洞及即位增修為敬德宮

己卯秋九月天欲曙而星稀

曙市據切東方

也明有白龍見于寢室之上大如椽有鱗光彩燦爛

尾蛻蛻頭正向

御在所

見。賢遍切。燦。蒼按切。爛。郎肝切。燦爛。明也。蛻。烏切。

九切。蛻。夷然切。蛻。龍貌。

侍女金氏坐簷下見之走告執膳人

金小介等

小介。乃池他。金指。崔萬。李松。婢未老。冬相。佐耳等也。

小介等亦出

見之俄而雲霧翳塞不知所之

金氏。敬寧君排之母也。翳。隱也。

右第一百章

天下애功이크샤딩太子△位다르거시늘새버리

나지도드니

宗社애功이크샤딩世子△位부어시늘赤祿이바

미비추니

功高天下儲位則異煌煌太白當晝垂示煌。胡光切。輝也。

功大 宗社儲位則虛明明赤稷方夜炳如炳。補永切。明也。

功高天下事見上上。第二十六章也。

功大 宗社事見上上。第十二。章。九十八。章。及九十九。章也。

右第一百一章

시름을 수습업스샤디이지비자려하시니하늘히

수몰위우시니

모맷病업스샤디지비가려하시니하늘히病을

나리오시니

登山刑牲告天地為誓而赦之。

盟者殺牲歃血。誓於神。若有背違。

令神加殃。如此牲也。先鑿地為方坎。殺牲於坎上。割牲左耳。盛以珠槃。又取血。盛以玉敦。用血為盟。

書成。乃歃血讀書。

刺葛復與諸弟謀作亂。

復扶又切。下同。

會太

祖攻朮不姑還次北阿魯山。諸弟以兵阻其歸路。

朮直律切。朮不姑。部族名也。阻隔也。

太祖乃南趨赤水河。諸弟各還。

人謝罪。命釋之。

赤水河。遼史作十七傑。

後太祖次蘆水。迭刺

哥圖為奚王。與安端擁千餘騎詐言來覲。

奚。匈奴別種。居

陰涼川。在幽州之西南。分為五部。騎去聲。

太祖知其謀。至則拘之。而分

其部隸諸軍。

拘止也。

刺葛率眾至乙室堇淀。具天子

우시니이다

孟子曰。仁人之於弟也。不藏怒焉。不宿怨焉。親愛之而已矣。註。宿怨。謂留蓄其

怨

弟雖傲矣。無相猶矣。維二百年基業啓止

傲。慢也。

兄雖悖焉。不宿怨焉。於千萬世厚俗成旃

悖。亂也。逆也。旃。之也。

切之也

遼太祖有弟五人。曰刺葛。曰迭刺哥。曰寅底石。曰

安端。曰蘇。

刺葛。德祖之第二子。迭刺哥。第三子。寅底石。第四子。安端。第五子。蘇。第六子也。

刺葛性愚險好亂。與諸弟謀反。安端妻粘睦姑以

事聞。

好。去聲。下同。粘。俗作粘。女。廡切。聞。去聲。

太祖不忍加誅。召諸弟

心無憂矣。將宿是屋。維皇上帝。勤我心曲。皇大也

身無恙矣。欲往彼室。維皇上帝。降我身疾。

心無憂矣。事見上。上第六十
六章也

身無恙矣。事見上。上第九十
九章也

名第一百二章

兄。弟。之。間。各。盡。已。之。所。宜。施。者。無。學。其。不。相。報。而。廢。恩。也。遼。有。天。下。二。百。有。九。年。言。二。百。者。舉。成。數。也。

詩曰。兄及弟矣。式相好矣。無相猶矣。註。猶。似也。人情大抵施之不報則輟。故恩不能

終。兄。弟。之。間。各。盡。已。之。所。宜。施。者。無。學。其。不。相。報。而。廢。恩。也。遼。有。天。下。二。百。有。九。年。言。二。百。者。舉。成。數。也。

兄。弟。之。間。各。盡。已。之。所。宜。施。者。無。學。其。不。相。報。而。廢。恩。也。遼。有。天。下。二。百。有。九。年。言。二。百。者。舉。成。數。也。

旗鼓將自立。

董渠各切。淀徒練切。淺水曰淀。乙室董蓋其淀名也。

會弭姑乃

懷里陽言太祖兵耳至衆遂驚潰掠居民北走。

弭綿。

婢切。弭姑乃懷里人名也。陽與佯通。

太祖以兵追之刺暮寅底石引

衆徑逼行帳焚輜重廬幕縱兵大殺述律后急遣

蜀古魯救之僅得天子旗鼓而已。

太祖淳欽皇后述律氏也。蜀古

魯人名。

其黨神速姑復劫西樓焚明王樓。

神速姑人名。能知蛇

語劫剽掠也。契丹以其所居為上京起樓其間號西樓。又於其東千里起東樓北三百里起北樓南

木葉山起南樓往來射獵四樓之間太祖二年建明王樓

太祖至土河命秣馬

休兵諸將請急追之。

遼地志今永州地東瀟河南土河二水合流扶莫曷切。食

馬穀也。將即亮切。

太祖曰。俟其遠遁。人各懷土。懷土既切。

其心必離。我軍乘之。破之必矣。追刺葛。及于培只。

河盡獲其輜重。生口。遂進擊之。

培。薄回切。生。獲其人曰生口。

刺

葛逆戰而敗。焚其車乘廬帳而去。

乘。去聲。北狄之長。居大羶帳。環

設兵衛。羶帳。漢人謂之穹廬。因曰廬帳。

遇太祖所伏兵。復大敗。乃遺

其所奪神帳於路而奔。至榆河。與涅里袞。阿鉢。被

獲。寅底石自剄不殊。太祖還。

榆河。源出昌平。至順州入白州。涅。奴結切。

涅里袞。阿鉢。二人名也。剄。古頂切。斷首也。殊。絕也。自剄不殊。言雖自刑殺而身首不絕也。

時大

軍久在道。輜重不相屬。士卒煮馬駒採野菜。以為

食。孽畜道斃者什七八。物價十倍。器物資貨委棄。

於楚里河。狼藉數百里。

屬音燭。聯也。孽音字。乳化。曰孽畜。許救切。藉慈夜切。

狼藉物雜亂貌。言狼起卧遊戲。多藉其草。而皆縱橫穢亂也。

涅里衮投崖而死。

有司鞠獄。逆黨凡三百人。太祖曰。人命至重。死者

不可復生。其賜宴一日。隨其平生之好。使為之。酒

酣。或歌。或舞。或戲射角觥。各極其意。明日乃以輕

重論刑。

角競也。觥都禮切。當也。角觥者。兩兩相當。角力角技也。

太祖猶不忍。

置諸弟於法。杖刺葛迭刺哥而釋之。謂寅底石安

端性庸弱。為刺葛所脅而然。皆赦不治。因謂左右

曰。謀逆若止。負朕躬。尚可容貸。

貸他代切借也

此曹德行

曹輩也屬也

民間昔有萬馬。

今皆徒步。開國以來。未嘗有也。不誅其黨。何以示

戒

兄雖愕焉事見上

上第九十
九章也

名第一百三章

[illegible]

仁心은 의의 우시니

開國功臣
救亡
社稷功

社稷功高

聖心DOMINOT

許建義臣救而莫活勢關嫌疑仁心未集

集成也

諸開國臣救而獲生功念社稷聖心是成

唐民部尚書魯公劉文靜自以才略功勳在右僕

射裴寂之右而位居其下意甚不平射音夜下同每廷

議寂有所是文靜必非之數侵侮寂由是有隙廷朝

廷也數音朔下同文靜與弟通直散騎常侍文起飲酒酣

怨望拔刀擊柱曰會當斬裴寂首騎去聲家數有妖

文起名巫於星下被髮銜刀為厭勝厭一葉切伏也若行符厭

谷之為魅。令人蠱惑。天年傷性也。

文靜有妾無寵。使其兄土變告

之。上。上聲。

高祖以文靜屬吏。遣寂內史令蕭瑀問狀。

屬音燭。

文靜曰。建義之初。忝為司馬。計與長史位望

略同。

長。上聲。

今寂為僕射。據甲第。

第有甲乙次第。故曰甲第。

臣官

賞不異衆人。東西征討。老母留京師。風雨無所庇

實有缺望之心。因醉怨言。不能自保。

庇。廕也。缺。古穴切。缺也。缺。

望。不滿所望。而怨耳。

高祖謂群臣曰。觀文靜此言。反明白矣。

禮部尚書李綱瑀皆明其不反。太宗為之固請曰。

為去聲。

昔在晉陽。文靜先定非常之策。始告寂知。

大業

宋文靜為晉陽令。寂為晉陽宮監。文靜見太宗而異之。深自結納。謂寂曰。此非常人。豁達類漢高。神武同魏祖。年雖少。命世才也。寂初未然之。文靜坐與李密連昏。繫太原獄。太宗就省之。文靜曰。天下大亂。非高光之才。不能定也。太宗曰。安知其無。但人不識耳。我來相省。非兒女子之情。欲與君議大事也。計將安出。文靜曰。今主上南巡江淮。李密圍逼東都。群盜殆以萬數。當此之際。有真主驅駕而用之。取天下如反掌耳。太原百姓皆避盜入城。文靜為令數年。知其豪傑。一旦收拾。可得十萬人。尊公所將之兵。復且數萬。以此乘虛入關。號令天下。不過半年。帝業成矣。太宗笑曰。君言正合我意。乃陰部署賓客。高祖不之知也。太宗恐高祖不從。猶豫久之。不敢言。高祖與寂有舊。每相與宴語。或連日夜。文靜欲因寂關說。乃引寂與太宗交。由是日從太宗遊。情款益狎。太宗乃以其謀告之。寂許諾。及克京城。任遇懸隔。令文靜觖望。則有之。非敢謀。

反。

懸絕也。今正聲。

寂言於高祖曰。文靜才略實冠時人。性

復羸除。今天下未定。留之必貽後患。

冠古玩切。復扶又切。羸不

精也。險深陷不可測也。

高祖素親寂。低回久之。卒用寂言。文

靜及文起坐死。籍沒其家。

低回猶言徘徊也。籍沒謂斷沒家私也。

胡寅曰。文靜首唱大謀。賞不酬勲。又以讒死。而

太宗不能力救。何也。曰。非不能也。不敢也。文靜

晉陽引寂見世民之時。有漢高魏武之比。而未

嘗歸心高祖。寂則高祖所厚。而世民所薄也。

漢高。

漢高祖也。魏武帝也。

其不敢力諫。為是也歟。

為去聲。

在世

民則當然。而李綱蕭瑀不能數批逆鱗。使勳舊

冤死。其責大矣。

數音朔。批白結切。觸擊也。史記荆軻傳曰。批其逆鱗。又韓非傳

曰。龍之為蟲。可擾狎而騎也。然其喉下有逆鱗。徑尺。人有嬰之。則必殺人。人主亦有逆鱗。說之者能無嬰之。則幾矣。

恭靖大王朝臺省上疏。請罷私兵。皆屬三軍府。從

之。

朝。馳遙切。下同。上。上聲。下同。

門下府事李居易等憤怨有言。

不即納牌記。於是貶居易雞林府尹。

易。戈豉切。

慶尚道

監司趙璞言於知陝州事權軫曰。

監司。即今之觀察使也。陝州。本

大良州郡。新羅景德王改為江陽郡。高麗顯宗由大良君即位。以皇妣孝肅王后之鄉。陞為知陝州。

事。本朝太宗十三年改為居。易謂我曰。吾悔

陝川郡。今屬慶尚道。軫章忍切。信趙浚之言。問曰。何故。居易曰。浚當革私兵之時。

與我言。衛王室莫若兵強。予信之。不即納牌記于

三軍府。獲罪以至今日。軫拜諫議大夫。以璞之言

私自增益。告于坐中。與憲臣權近。諫臣朴訥等。交

章言浚居易等罪。生才卧切。訥。或作閭。疑巾切。恭靖大王曰。

浚豈有是言乎。留其狀。近等更上書固請。時朝臣

摅撫浚平生過失。攻之者衆。摅。居運切。撫。音隻。摅。皆拾也。攻擊也。

於是下浚于獄。下。去聲。命參贊門下府事李舒巡

軍萬戶李稷尹抵金承澤鞠問。澤朱近等請置各

處鞠問。恭靖大王使知申事朴錫命議於太

宗曰。諸臣皆議以為分遣人就居易璞所在而問

之如何。太宗曰。犴獄之事雖在外之人必進於

京中者欲聽之衆而辨之明也。分遣人問之。臣心

以為不可。犴五肝切。胡地野犬。犬所以守。故謂又

私謂錫命曰。雖細民之事尚欲明辨使無冤抑。如

此大臣不相對辨羅織其罪可乎。細民小民也朝臣獻

此議者其於人臣輔君之義何如。恭靖大王命

巡軍官吏執居易璞以來。太宗召抵謂曰。上

以卿為處心公正。必不阿私。任以巡軍萬戶。卿其

慎之。

處昌呂切。阿曲也。

以臺省狀示之曰。太上開國。

主上嗣位。予以不肖為世子。以至今休。皆浚之功。

也。今忘前日之功。不覈虛實。但信所司之狀。皇天

上帝。甚可畏也。

覈下革切。考實事也。

卿若使浚得罪而死。人

其以卿為忠臣乎。浚若有是言。大有罪焉。卿其往

欽之。抵再拜而出。臺省咸進闕庭。更請分遣人鞠

問。恭靖大王不允。囚璞于巡軍。問之。璞之言與

臺省䟽意不同。又囚軫問之。軫之言亦與䟽意異。

恭靖大王大惡近等。

惡去聲

囚居易于巡軍與璞憑

問。璞屈大有慚色。貶璞于利川。流軫于丑山島。浚

被鞠。魄喪魂迷。直視而已。不得一言。獄幾成矣。賴

太宗力救得免。

喪去聲。幾平聲。

右第一百四章

제남금背叛호야 내모을救호수방을不賞私勞호

사後世이그리치니

제남금아니니저 내命을거스스방을不忠公義호

사. 嗣宗을 알와사니 固 大

不為其主。以救我身。不賞私勞。以教後人。

為去聲

不遺其君。以拒我命。不忘公義。以詔

嗣聖。

遺猶棄也。詔告

也。

丁公為項羽將。逐窘漢高祖彭城西。短兵接。

丁公名固。

季布同母異父弟也。將即亮切。短兵接。謂用刀劍以相接擊也。

高祖急。

句

顧謂丁

公曰。兩賢豈相厄哉。

面視曰顧。兩賢者。高祖自謂併與固也。厄。乙革切。或作厄。

丁公引兵而還。及項王滅。丁公謁見。

見賢遍切

高祖以

丁公徇軍中曰。丁公為項王臣不忠。使項王失天

下者也。

徇行示也。

遂斬之曰。使後為人臣。無倣丁公也。

倣。效同。

法倣也。

司馬光曰。高祖起豐沛以來。固羅豪傑。招亡納叛。亦已多矣。及即帝位。而丁公獨以不忠受戮。何哉。夫進取之與守成。其勢不同。當群雄角逐之際。民無定主。來者受之。固其宜也。及貴為天子。四海之內。無不為臣。苟不明禮義以示之。使為臣者。人懷貳心。以徼大利。則國家其能久安乎。兩屬曰貳。徼。求也。是故斷以大義。使天下曉然皆知。

為臣不忠者無所自容而懷私結恩者雖至於

活已猶以義不與也。與許也戮一人而千萬人懼

其慮事豈不深且遠哉子孫享有天祿四百餘

年宜矣。書曰四海困窮天祿永終

吉再仕高麗率氏朝為門下注書。吉姓也。朝。馳。及。遙切。下並同。

王氏復立棄官歸善州奉養孀親鄉黨稱其孝。扶

又切。善州。本一善郡。新羅真平王陞為州。景德王改為善郡。高麗改善州。顯宗屬尚州任內。仁宗改

為一善縣。後復陞為知善州事。本朝。太宗十三年。改為善山郡。十五年。陞為都護府。別號和義。

今屬慶尚道。孀。師莊切。寡婦也。萬二千五百家為鄉。五百家為黨。初。太宗在潛

郎再侍學于成均館。太宗為世子時與書選官

論遺逸之士。乃曰。吉再剛直人也。我嘗同學未見

久矣。正字田可植。再同貫人也。具言在家孝行之

美。

貫本貫鄉籍也。行下孟切。

太宗喜。下令三軍府移牒徵之。

再乘傳至京。

下。去聲。傳。張戀切。

太宗啓于恭靖大王。

授奉常博士。再不詣闕謝恩。乃上書。太宗曰。上。

聲下

再於昔日得與。郎下讀詩婢宮。今之召臣。

不忘舊也。

諸侯之學鄉射之宮。謂之泮宮。其東西南方有水。形如半璧。以其半於辟雍。故

曰泮水。而宮亦以名也。

然再於奉朝。登科筮仕。及王氏復位。

即歸于鄉。若將終身。

科。科第也。筮。時制切。初作官。曰筮仕。左傳。畢萬筮仕於晉。

遇屯之比。占之曰吉。

今者記舊徵召。再欲上謁。即還從仕。則

非再志也。

土謁。土其謁而見也。若今之通名。

太宗曰。子之所言。

乃綱常不易之道也。義難奪志。然召之者。吾也。官

之者。

上也。

告辭於

上可矣。

綱。三綱。謂君為臣。綱。父為子。綱。夫為

妻。綱也。常。五常。謂仁。義。禮。智。信也。上。如字。

再遂上書。略曰。臣本寒微。仕

於辛氏之朝。擢第至門下注書。

上。上聲。擢第。猶言登第也。臣聞

女無二夫。臣無二主。

王蠋曰。忠臣不事二君。烈女不更二夫。

乞放歸

田里。以遂臣不事二姓之志。孝養老母。以終餘年。

恭靖大王嘉其節義優禮以遣。命本州復其家。

復除其賦役也

殿下即位。

太宗謂

殿下曰。吉再不

事二君。真義士也。聞其有子。宜召用之。以旌其忠。

旌。識別也。旌旗。所以表識貴賤。

殿下遂下教召其子師舜。

丁。去聲。

既至。

太宗命拜宗廟副丞。多所遷歷。

本朝太祖元年定

官制。大廟署令一人。秩從五品。丞一人。從七品。注簿二人。正八品。後改稱宗廟署。太宗十四年改

注簿為副丞。我錄事一人。正九品。掌

殿下十八年增置宗廟一應事

再卒。

殿下

特命贈左司諫。

本朝太宗元年。以門下府郎舍別為司諫院。革左右散騎常侍。陞

左右諫議為左右司諫大夫。秩正三品。直門下為知司諫。從三品。左右補闕為左右獻納。正五品。左

右拾遺為左右
正言正六品

權近曰。我 殿下寬仁大度。褒獎節義之美。直

與周武之釋夷齊。漢光之遣子陵。異世而同符。

我 殿下。謂

太宗也。雙子兩切。崇也。勸也。釋。

捨也。伯夷。叔齊。孤竹君之二子。武王伐紂。夷齊

扣馬而諫。武王滅商。夷齊恥食周粟。去隱于

首陽山。遂餓而死。子陵事。見上第十三章。斯

皆所以崇其義而遂其志。以激百代之高風。以

存萬世之大防也。

防。或作坊。隄也。記曰。君子之

道。防民之失。猶以隄防遏水之源也。

右第一百五章

忠臣을 외오 주겨늘惡惡스미크샤節錢을아니

주시니 上惡去
聲下同

義士를 올타과호샤好賢스미크샤官爵을아니

앗기시니 好去聲
下同

擅殺忠臣惡惡之極所以節錢終焉不錫

深獎義士好賢之篤所以官爵畱是不惜

宋太祖自陳橋還 事見上第
二十五章 周侍衛親軍副都指

揮使韓通自禁中遑遽而歸謀帥衆禦之 使去聲
師讀曰

率軍校王彥昇遂焉通馳入其第未及闔門為彥

昇所害妻子俱死。闔。胡臘切。閉也。太祖贈通中書令。以旌

其忠。欲加彥昇擅殺之罪。群臣以建國之始。乞賞

之。太祖猶怒。故終身不得節鉞。賞。音世。貸也。怒也。元帥出征。則執節。

鉞。東

鄭道傳之伏誅也。事見上第芳碩之黨皆潰。金桂

蘭獨不去。南閣逃之。僕從皆散。獨崔沔扶掖匿於

閣巷。終不去。從。才用切。沔。王分切。太宗重二人之義。召

致麾下。即停皆任以近侍之職。桂蘭位至三品。

沔位至三品。又以鄭夢周忠於所事。事見上第

特命贈領議政府事謚文忠公。錄其子宗誠。宗本。

謚法。道德博聞曰文。亮身奉上曰忠。錄。宋錄也。芳幹之敗。事見上第。其麾

下士康有信。張思義。李君實。鄭升吉。皆其盡力者。

也。太宗即位。有信思義任以內禁衛。君實升吉。

任以司僕。升吉早死。有信思義君實皆入樞。本朝

七年。始改內土直為內禁衛。高麗時。二品以上。又得為樞密院堂上官。故拜二品者。謂之入樞。

前掌令徐甄居松州。

松。居吟切。松州。本高句麗。仍伐奴縣。新羅改穀壤。為栗津。

郡領縣。高麗改為松州。顯宗屬樹州任內。明宗始置監務。本朝因之。太宗十四年。革果川。併為

松果縣。尋罷。又革陽川縣。併為松陽縣。十六年。復為松川縣監。別號始興。今屬京畿道。有詩

云千載神都隔漢江

神都指漢陽

忠良濟濟佐明王

濟濟

貌多

統三為一功安在却恨前朝業不長

朝馳遙切

臺諫

欲罪之

太宗作色曰甄為高麗之臣今作詩以

思之是夷齊之流也可賞不可罪也

流輩也

若第一百六章

滿朝히두쇼셔키늘正臣을을타고시니十萬僧徒

를三舉에簾고시니

朝馳遙切

滿國히즐기거늘

聖性에오다터시니百千佛刹

은三朝애革고시니

刹初轄切僧寺也

滿朝請置正臣是許十萬僧徒一舉去之朝馳遙切去口舉切

滿國酷好聖性獨闢百千佛刹一朝革之酷苦沃切甚也

好去聲闢開也揚雄曰古者揚墨塞路孟子辭而闢之廓如也

唐太史令傅奕上疏請除佛法曰上上聲西域天竺國有佛道焉

佛者漢言覺也將以覺悟群生也佛在西域言妖路遠漢譯胡書

恣其假託譯釋也猶言謗也謂以彼此言語相謗釋而通之也西域之書難曉故以漢語

譯之後秦姚興使鳩摩羅什翻譯西域經論使不忠不孝削髮而揖若

親遊手遊食易服以逃租賦遊手遊食謂不田而飽之人也易改也僧

衣多偽啓三塗謬張六道釋氏以地獄餓鬼畜生為三塗言人之為惡者

必墮此也。又添阿脩切。計曷恐惕愚夫。詐欺庸品。切。相恐

脅也。庸切。楚鑒乃追懺既往之罪。虛規將來之福。切。釋氏

以自陳悔過為懺。場。小計也。布施萬錢。希萬倍之報。持齋一日

冀口之糧。施。去聲。希。望也。冀亦望也。遂使愚迷妄求功德不

憚。科禁輕犯憲章。科。程也。憲。法也。有造為惡。逆身墜刑網

方乃獄中禮佛。規免其罪。且生死壽夭。由於自然

天通作天。於刑德威福。關之人主。貧富貴賤。功業

所招。而愚僧矯詐。皆云由佛。矯。舉天切。妄也。詐也。竊人主之

權。擅造化之力。其為害政。良可悲矣。降自義農。至

于有漢皆無佛法君明臣忠祚長年久

義農伏羲神農也

漢明帝始立胡神

明帝名莊光武之子也胡神謂佛也初明帝永平間夢金人魏

巍丈六飛至殿庭光明炳耀以問群臣通事舍人傳毅對曰臣聞西域有得道者其名曰佛陛下所

見得無是乎明帝遣使往西域求迎佛法而佛教始入中國

西域桑門自傳其

法

桑門即沙門漢言息也息意去欲而歸于無為也梵云沙迦憒曩又云沙門那唐謂之勤息秦

譯云勤行又云善覺

西晉以上國有嚴科不許中國之人輒

行髡髮之事

司馬氏都洛稱西晉及元帝渡江為東晉

洎于苻石羌胡

亂華主庸臣佞政虐祚短

洎其興切及也苻苻堅石石勒也勒羯人晉元

帝太興二年據襄國焉晉氏失馭五胡雲擾漢劉元海匈奴也後趙石勒羯也前燕慕容廆鮮卑也

前秦苻洪氏也。後梁武齊襄足為明鏡。北齊文襄名澄也。言

武帝文襄俱崇信佛法。然武帝餓死臺城。文襄為膳奴所弑。今天下僧尼數盈

十萬。翦刻繒綵裝束泥人。競為厭魅。迷惑萬姓。厭

琰切。魅音媚。謂事邪鬼。或用人為牲。或將人名告于邪魔。令人病死顛狂者。請令匹配

即成十萬餘戶。今平聲。下並同。匹偶配對也。產育男女十年長

養一紀。教訓可以足兵。四海免蠶食之殃。百姓知

威福所在。則妖惑之風自革。淳朴之化還興。長上聲。十

二年曰紀。蠶食謂漸吞滅之。如蠶食葉。朴通作糲。質也。竊見齊朝章仇子佗

表言。朝馳遙切。下同。章仇複姓也。僧尼徒眾糜損國家寺塔奢

侈虛費金帛

佛弟子叔奉舍利建宮宇號為塔亦胡言猶宗廟也故世稱塔廟為

諸僧附會宰相對朝讒毀諸尼依託妃主潛行謗

讀

為去聲下同相去聲對朝讒毀言對朝廷而肆讒毀也讒徒谷切六謗也

子佗竟被

囚繫刑於都市

繫陟立切繫也

及周武平齊制封其墓臣

雖不敏竊慕其蹤

周武帝名邕字文泰之子也滅齊天子之言一曰制書二曰詔

書高祖詔百官議其事唯太僕卿張道源稱奕言

合理

古有太僕正漢九卿有太僕梁十二卿有太僕卿唐太僕卿掌邦國既牧車輿之政令

右僕射蕭瑀曰

射音夜

佛聖人也而奕非之非聖人

者無法當治其罪

孝經五刑章曰非聖人者無法註聖人者道之極法之源也而

非之是。奕曰：人之大倫莫如君父。佛以世嫡而叛，無法也。

其父以匹夫而抗天子。

釋典謂佛以王太子出家，故言以世嫡叛其父。釋氏

之法不拜君親，故言以匹夫拘天子。

蕭瑀不生於空桑，乃遵無父之

教。

昔有莘氏女採桑於伊川，得嬰兒於空桑中，言其母孕於伊水之濱，夢神告之曰：白水出而東

走，毋明而視之。白水出焉，告其鄰居而走。願望其邑，咸為水矣。其母化為空桑，子在其中。莘女取而

獻之。長有賢德，教以為尹。是謂伊尹。

非孝者無親。

瑀之謂矣。

奕亦以孝經之言難瑀也。人莫不有父母，而敢以孝道為非，是無親也。

瑀

不能對，但合手曰：地獄之設正為是人。

合手者，謂掌心相合。

以表心敬也。釋氏之說謂為善者則升天堂，為惡者則墮地獄也。

高祖亦惡沙門。

道士苟避征徭不守戒律皆如實言

惡去聲戒律釋典有戒行

律儀又寺觀隣接廛邸溷雜屠沽

觀去聲下並同廛市廛邸舍也溷亂

也屠殺物也沽賣也

下詔命有司沙汰天下僧尼道士女冠

下。去聲沙亦汰也汰擇也沙汰謂選擇之有所棄斥者也女冠女道士也

其精勤練行

者遷居大寺觀給其衣食無令闕乏

行下孟切庸猥麤

穢者悉令罷道勒還鄉里

猥烏賄切鄙也穢惡也

京師留寺

三所觀二所諸州各留一所餘皆罷之

高麗時王及群下崇信釋教捨施財帛營建寺塔

猶恐或後

施去聲下同

太宗天資高明不徇時俗

太祖開國創制立法。太宗扶持正道排斥異端。

禪益甚多。

異端非聖入之道。而別為一端者也。

及即位書雲觀土

言。

觀去聲。上上聲。

臣等竊聞佛氏之教以清淨寡欲離世

絕俗為宗。未聞有治國家之道也。前朝三太祖統

三之初。

朝馳遙切。

或者進言曰背山逆水之地置寺安

佛設某道場則安國家一助也。乃命有司隨地置

寺給田與奴。後之君臣益信而創大伽藍各稱願

堂。施納田民代代增加。

創造也。伽藍摩。或云僧伽羅摩。猶

中華言衆園。園者生植之所。佛弟子居之。取生植道本聖果之義。或云毗阿羅。此云遊止處也。凡佛

刊私白發願而營構者稱為願堂

由是五百年間京外寺社不可

勝紀

勝音升

於是禪教各宗爭執有土民之寺肥馬

輕衣甚者溺於酒色

佛家有禪教二法曹溪天台
總南為禪宗華嚴慈恩中神

始興為教宗

然則寺雖數千僧雖數萬其所行如此佛

道儻有安國之理何有一毫之補哉古人有言曰

國無三年之蓄國非其國

王制曰國無九年之蓄曰不足無六年之蓄

曰急無三年之蓄曰國非其國也

又曰暴師久則國用不足

暴音僕

以今之蓄積觀之數萬之兵一年之餉尚且不足

萬一興師動衆則將何以應之臣等切謂慮備兵

食方今之急務也。伏願 殿下將密記付京外七

十寺外其餘裨補所載京外各寺土田之租永屬

軍資以備三年之蓄。高麗用道說之說推占山川順逆開創寺社禁人私自創

造以損地德名之曰裨補所。本朝太祖元年定官制軍資監判事秩正三品監從三品少監從

四品丞從五品注簿從六品直長從七品錄事正八品。太宗十四年監稱正少監稱副正丞稱判

官掌軍旅糧餉等事其奴婢分屬各司與州郡則兵食足矣

伏惟 聖裁。裁裁度也於是中外密記付外諸寺社皆

革

수메셔드르시고民望을음우오리라戎衣를드르
시니이다

病으로請호시고天心을음우오리라兵仗으로도
능시니이다

潛身以聽欲遂民望載提戎衣于以尚之也尚加
托疾以請欲遂天意載備兵仗于以遲之也遲直利切待也

泰封王弓裔虐民不堪命弓裔姓金氏新羅憲安王之庶子也生時屋上

有素光若虹土屬天日官奏曰此兒以重午日生而有齒且光焰異常恐將不利於國家王親中使殺之使者取於襁褓投之樓下乳婢竊奉之誤以手觸眇其一目抱而逃竄竊養之及長祝髮號善

宗不拘檢僧律。軒輊有膽氣。嘗持鉢赴齋。有烏舍
牙籤落鉢中。眎之有王字。秘而不言。頗自異。見新
羅衰。欲乘亂聚眾。初投竹州賊箕萱。萱侮慢不禮。
投北原賊梁吉。吉善遇之。遂分兵使東略地。降者
衆多。善宗自謂可以開國稱君。遂將軍洪儒裴玄
都鐵原。國號泰封。是為後高麗。

慶申崇謙。卜知謙等密謀。將即亮切夜詣高麗太祖私

第。將言推戴之意。未欲令夫人柳氏知之。謂柳氏

曰。園中豈有新瓜乎。可摘來。令平聲。下同。摘。陟革切。手取也。柳氏

知其意。出從北戶。潛入帳中。於是諸將曰。將即亮切今

主上自三韓分裂。群盜競起。遂奮臂大呼。夷滅草

寇。三分遼左。據有大半。立國定都。將二紀餘。時火故切。

夷亦滅也。草寇謂草野竊盜也。

今不克終。縱虐太甚。淫刑以逞。殺

妻戮子。誅夷臣寮。蒼生塗炭。疾之如讎。桀紂之惡。

無以加也。

淫。過。逞。快也。弓裔夫人康氏。以裔多行非法。正色諫之。裔惡之曰。汝與他人好。

何耶。康氏曰。安有此事。裔曰。我以神通觀之。以烈火燒鐵杵。撞其陰殺之。及其兩兒。爾後多疑躁怒。諸寮佐將吏。下至平民。無辜受戮者甚衆焉。

自古廢昏立明。天下之大。

義也。請公行湯武之事。太祖作色拒之曰。吾以忠

純自許。今雖暴亂。安敢有貳心。夫以臣替君。斯謂

革命。予實否德。敢效殷周之事乎。

替廢也。

古人云。一

日為君。終身為主。况延陵季子曰。有國非吾節也。

乃去而耕焉。吾豈過季子之節乎。

有國非吾節。言奄有吳國。非我

當然之證節也。史記曰。吳王壽夢有子四人。長曰諸樊。次曰餘祭。次曰餘昧。次曰季札。季札賢而壽

夢欲立之。季札讓不可。於是乃立諸樊。諸樊已除喪。讓位季札。季札謝曰。曹宣公之卒也。諸侯與曹

人。不義曹君。將立子臧。子臧去之。以成曹君。君子曰。能守節矣。君義嗣。誰敢干君。吾國非吾節也。札

雖不材。願附於子臧之義。吳人固立。季札棄其室而耕。乃舍之。季札封於延陵。故號曰延陵季子。

諸將曰。時乎不再來。難遭而易失。天與不取。反受

其咎。

將。即亮切。下並同。易。弋鼓切。時乎不再來。漢時之不可失也。

國中民庶受

毒痛者。日夜思欲復之。且權位重者。並遭虐殺。略

無所遺。今之德望未有居公之右者。衆情所以望

於公也。豈可雌伏取死獨夫之手乎。

後漢趙溫為京兆郡丞。云。

曰。大丈夫當為雄飛。焉能雌伏。

柳氏聞之。出謂太祖曰。以仁伐不

仁。自古而然。

孟子曰。仁人無敵於天下。以至仁。伐至不仁。

今聞諸將之

議。妾猶發憤。況大丈夫乎。手提甲領以被之。

提挈也。領。

也。衿領。

諸將扶擁而出。黎明坐於積穀之上。行君臣

之禮。令前唱曰。王公已舉義旗矣。於是前後奔走

來隨者。不知其幾人。

幾。居豈切。

又有先至宮城門鼓譟

以待者。亦萬餘人。喬聞之曰。王公得之。吾事已矣。

乃不知所圖。以微服出自北門亡去。內人清宮以

迎。圖。謀也。清宮者。洒掃以清淨殿中也。是日太祖即位于布政殿。國

號高麗。裔適于巖谷。信宿飢甚。偷截麥穗而食。尋

為斧壤民所害。一宿曰宿。再宿曰信。截。斷也。穗。餘。醉切。未成秀也。斧壤。高句麗斧壤

縣也。新羅為富平郡。領縣。高麗顯宗改平康。為東州。任內。後析置監務。本朝因之。太宗十三年。

改為縣監。今屬江原道。

托疾以請事。見上。上。第九十八。章也。

右第一百七章

只。리。病。이。기。퍼。山。脊。에。문。은。은。거。늘。君。子。를。들。리。사。

金。疊。三。三。수。려。하。사。니

무리사물마자馬廐에드러오나노. 聖宗은이시

九泉에가려호시니 地中之泉曰九泉言其深也

我馬孔瘠于岡靡陟言念君子金罍欲酌 瘠同都切馬病不能

也進

我馬帶矢于廐猝來願陪 聖宗九泉同歸

周后妃以文王不在思念而作詩曰 此詩豈當文王

之時美里拘幽之日而作歟 陟彼崔嵬我馬虺隤我姑酌彼金

罍維以不永懷 嵬五回切崔嵬土山之戴石者虺呼回切隤徒回切虺隤馬罷不能

升高之病姑且也罍盧回切酒器刻為雲雷之象以黃金飾之也永長也此托言欲登此崔嵬之山

以望所懷之人而往從之。則馬羈病而不能進。於是且酌金罍之酒。而欲其不至於長以為念也。

又曰。陟彼高岡。我馬玄黃。我姑酌彼兕觥。維以不

永傷。

陟。升也。山脊曰岡。玄黃。玄馬而黃。病極而變色也。兕。徐履切。野牛。一角青色。重千斤。觥。古

橫切。爵也。兕觥。以兕角為爵也。

鄭道傳之亂。

事見上第

元敬王后欲自至太

宗所立處。同其禍敗。徒步而出。太宗麾下士崔

廣大等力諫止之間。奴金夫介以道傳笠劍來。

后乃還。

夫介。奴名。

芳幹之亂。

事見上第

軍士睦仁海所

騎

太宗邸馬中箭逸走。自來入厩。

中。去聲。逸。逃也。

后

意必戰敗。欲自赴戰場。與太宗同死。徒步而往。

侍女金氏等五人。諫之不能得。金氏。即敬寧君之母也。奴韓

奇等遮路止之。俄而隣居老女號淨祀婆者。聞捷

聲來告。后乃還。

名第一百八章

四祖一便安히몬거샤현고동을마시뜻間亡지

비샤르시리잇고 四祖指穆翼度
桓四聖也。便亦安也。

九重에드르샤 太平을누리심체이쁘들 닛디마

르쇼셔 重直龍切下同。楚辭云。君之門以九重。言其深邃也。

四祖莫寧息。幾處徙厥宅。幾間以為屋。

寧。安也。幾。並居豈切。

入此九重闕。享此太平日。此意願。

毋忘。

母。禁止之辭。

四祖莫寧息事。見上。

上。第三章及四章也。

右第一百一十章。

此章以下。皆反覆歌詠。以致規戒之意焉。

豺狼。以構禍。一。어늘一間茅屋도업사。움문도러사。를

시니이다。

豺。林皆切。狼。屬狗聲。豺狼。皆能食獸。以冠盜侵暴為人害。故喻以為豺狼也。構。成也。

廣廈。애細檀。피고。黼座。애안주사。이발들。닛디

마루쇼셔。

厦。亥雅切。大屋也。檀。諸延切。樛。毛席也。黼。匪父切。斧謂之黼。畫形作斧。取其威斷也。

漢書。當戶牖之法座。註。戶牖之間。謂之扆。言負扆也。聽朝之處。

多難維其棘
矣。幾居豈切

龍衣與袞袍。寶玉且橫腰。此意願毋忘。

為去聲。上指太祖
東西征討之時也。

○宣宗

皇帝賜我殿下纏身莽龍老寶裝條環帶。莽。母朗切。

莽龍衣。織金龍。大三寸許。頭與前右足在背。前左足在左肩。後右足在背。尾與後左足在右肩。有膝。闌織金走龍。前八後八。條。他刀切。編絲繩也。環。胡關切。條環帶。紫線為條。黃金為環。裝以紅青寶石。

與明
珠
今
上皇帝賜我
殿下袞龍袍玉帶

右第一百一十二章

拯民爲仁攻戰而不進饒

동할리 為去聲下同

南北珍羞와流霞玉食

바두샤이브들. 닛디마

己企人

珍貴羞膳也致滋味為羞我國北而豆漫南而濟州等處所進珍味最盛諸道皆不及也

流霞天僊酒名也王食言其珍美也書曰惟辟王食

祇為拯群黎攻戰日奔馳絕饁知幾時

豈切幾居

南北珍羞列流霞

對玉食此意願

毋忘

流霞對玉食

謂與珍食也對美酒

祇為拯群黎事見上

為去聲上指太祖東西征討之時也

右第一百一十三章

大業을 이루리라. 筋骨을 문져 고사. 玉體創

瘕인 호는 곤아니시니. 創讀 瘡

兵衛儼然커튼. 垂拱臨朝하샤. 이쁘들. 닛디마

조셔. 朝馳造 切下同

天欲降大業. 迺先勞筋骨. 玉體創不一. 孟子曰天將降大任

於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勞其筋骨

儼然兵衛陳. 垂拱臨朝臣. 此意願 毋忘

天欲降大業事. 見上. 上. 第三十三章及五十章也

若第一百一十^四章

남거승도조금好生之德이심씨부러져하살아

자바시니好去聲下同

願指如意○사罰人刑人○하심제이브들. 닛디마

리.쇼.사前漢賈誼策曰。陛下力制天下。願指如意。註。但動願指揮。則所欲皆如意

拒我慄悍賊我自好生德故脇以生執慄。婢小切急性也。脇。脅同。

也 恐迫

願指即如意罰人刑人際此意願毋忘

拒我慄悍賊事見上上。第四十二章及五十四章也

名第一百一十四章

道上아僵尸를돌보샤寢食을크쳐시니是天之心아

그아니쁘디시리 旻。眉貧切。仁覆
閔下。謂之旻

民瘼을로로시면하늘히부리시니이말들
니

디마르쇼셔 瘼。末各
切。病也

僵尸道上見爲之廢寢饍旻天寧不眷 爲去
聲

民瘼苟不識天心便棄絶此意願 毋忘 便即
也

僵尸道上見事見上 上。第五
十章也

右第一百一十章章

敵王所愾功蓋一世하시나勞謙之德이功은

모루시니

易曰。勞謙。君子有終。吉。勞謙。謂有功德而持謙德也。樂高喜勝。人之常情。平時能謙。

固已鮮矣。况有
功勞可尊乎

倭臣이善諛호야驕心이나거시든이쁘들낫디

마르소서

既敵王所愾。神功蓋一世。勞謙不自大。

倭臣善諛說。驕心不可遏。此意願毋忘。

既敵王所愾事見上

上。第五
十章也

若第一百一十章

多助之至。三野人도一誠이어니國人쁘들어니

다소음리 孟子曰。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寡助

남국德일호인면親戚도叛호니이도들。느고

마르쇼인

維其多助至野人亦入侍何論國人意

君德如或失親戚亦離絕此意願毋忘

維其多助至事見上 上。第五十
三章也

若第一百一十七章

兄弟變이이시「因心則友」심심하도들호니이

시
리

易隙之情。言二人離間。其言也。不令。

마르다. 易。弋致切。下同。人情之每易失者。兄弟也。故云易隙也。間。去聲。下同。

兄弟縱相瘡。因心則友于。竟莫知其辜。瘡。容朱切。病也。詩曰。不令。

兄弟。交相為瘡。善兄弟曰友。因心則友于。言所以友其兄弟者。乃因其心之自我。而無待於勉強也。詩曰。

維此王季。因心則友。書曰。惟孝友于兄弟。

易隙情是乘。姦人讒間興。此意願毋忘。

兄弟縱相瘡事見上。上第七十六章。及九十九章也。

右第一百二十九章

百姓이 하느니라. 時政이 불평. 力排羣議.

사 私田을 고치시니

征歛이 無藝호면 邦本이 곧 여리니 이만들

다 말로 쓰니 征取也藝常也書曰民惟邦本本固邦寧

民者王所天時政不當憐排議革私田 漢鄒食其曰知天之天者

王事可成王者以民為天而民以食為天

征歛若無節邦本即杭隍此意額毋忘 杭五鬼切隍倪結切

杭隍言不安也

民者王所天事見上 上第七十三

若第一百二十章

내그에모필언마루제남을為타후심사罪은다저

다시브려시니 為去聲 下同

호물며 袞職동소보려面折廷爭커든이브든

닛디마루소서 袞職王職也。不敢斥言。故曰袞職也。爭去聲。下同。廷爭謂當朝廷而諫爭

也

於我雖不執謂為其主耳忘咎復任使 楚人季布為項籍將數窘

辱漢高祖籍滅高祖購求布千金敢有舍匿罪三族布乃髡鉗為奴自賣於魯朱家朱家心知其季布也

買置田舍身之洛陽見滕公曰季布何罪臣各為其主用職耳項氏臣豈可盡誅邪今上始得天下而

私怨求一人何示不廣也滕公言於高祖高祖乃赦布召拜郎中復扶又切

况思補袞職。廷爭或面折。此意願。毋忘。
詩曰。袞職有闕。維仲

山甫補之

於我雖不執事。見上。
上。第一百六章也。

右第一百二十章

性與天合。思不如學。이라古。人儒。善。自。親。近。

古。人。이라古。人。思而得。從容中道也。孔子曰。吾嘗終日

不食。終夜不寢。以思。無益。不如學也。

小人。이固寵。오리라。不可令閑。이라。귀。은。이。쁘。들。

니。다。마。르。쇼。셔。
令。平聲。下同。唐內侍監仇士良。教其黨以固權寵之術。曰。夫子不可令閑。

常宜以奢靡娛其耳目。使日新月盛。無暇更及他事。
然後吾輩可以得志。慎勿使之讀書。近儒生。彼見
前代興亡。心知憂懼。則吾輩踈斥矣。

性雖與天合。謂思不如學。儒生更親昵。昵亦作

小人固寵權。曰不可令開此意。願毋忘。

性雖與天合。事見上。上。第八
十章也

右第一百二十二章

讒口。一。만。하。야。죄。하。마。일。리。러。니。功。공。을。살。아。救。하。하。

八。八。

工。巧。호。하。리。甚。하。야。貞。錦。을。일。로。用。치。는。이。는。三。

只口只口只口只口詩曰。萋兮斐兮。成是貝錦。註。貝。水中介虫也。有文彩似錦。因萋斐之形。而

文致之。以成貝錦。以止讒人者。因人之小過。而飾成大罪也。

讒口既噂沓。垂將及罪。戮功臣。迺救活。噂。相本切。聚語也。沓。徒合

切。重複也。噂沓。謂噂沓沓。多言以相說也。詩曰。噂沓。背憎。職競由人。垂。幾也。

簧巧讒。諧甚。謀欲成貝錦。此意願毋忘。簧。胡光切。笙竽管中

金葉也。以竹管植於匏中。而竅其管底之側。以薄金葉障之。吹則鼓之。而出聲。所謂簧也。儉。巧之言。悅。可

人聽。如笙簧然。詩曰。巧言如簧。

讒口既噂沓。事見上。上。第一百四章也。

若第一百二十三章

洙泗正學

聖性_에동_은심_은異端_을排斥_하고

洙_{。肅朱切。}泗_{。息利切。}皆水名也。洙水出泰山入泗。孔子設教處也。斥_{。逐也。}

裔戎邪說_이罪福_을처_히승_은건_은이_는배_를닛_디마

己_{。己人。}中國之有四夷。猶衣之末裔也。佛教出於西域。故云裔戎邪說。

洙泗之正學。聖性自昭晰。異端獨能斥_{。晰之列切。}

裔戎之邪說。怵誘以罪福。此意願毋忘_{。怵。敷律切。}

之以罪誘之以福也

洙泗之正學事見上_{。上。第一百七章也。}

名第一百二十四章

千世우희미리호호산漢水北에 累仁開國호사

卜年이고업스시니 聖神이니수사도敬天勤民

호사△더욱구드시리이다 능글하아로소셔洛

水예山行가이셔하나빌미드니잇가 左傳曰成王定鼎于郊

卜世三十卜年七百註蓋定鼎之時卜常傳世三十君載祀七百年國人謂獵為山行

千世默定漢水陽 累仁開國卜年無疆 子子孫

孫聖神雖繼敬天勤民迺益永世嗚呼 嗣王監此

洛表遊畋皇祖其恃 嗚呼嘆辭監去聲視也

夏太康尸位以逸豫滅厥德黎民咸貳乃盤遊無

廢畋于有洛之表十旬弗反

太康啓之子大禹之孫也尸如祭祀之尸

謂居其位而不為其事如古人所謂尸位尸官者也豫樂也夏諺曰吾王不遊吾何以休吾王不豫吾何以助一遊一豫為諸侯度夏之先王非不遊豫蓋有其節皆所以為民非若太康以逸豫而滅其德也民咸貳心而太康猶不知悔乃安於遊畋之無度言其遠則至于洛水之南言其久則十旬而弗反是則太康自棄其國矣

有窮后羿因民不忍距于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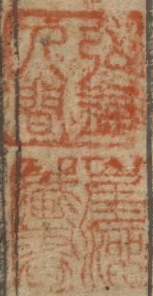
窮國名羿

五計切窮國君之名也或曰羿善射者之名賈逵說文羿帝嚳射官故其後善射者皆謂之羿有窮之君亦善射故以羿目之也羿因民不堪命距太康于河北使不得返遂廢之

名第一百二十五章

龍飛御天歌卷第十

終



檀紀四百九十二年六月十二日
華山書林主人改裝

